

何端簡心集

第三冊  
卷六

卷五  
卷七



何端簡公集

卷五

墓誌

內閣中書李君墓誌銘

內閣中書李君諱嵩麟字斗書其先冀州棗強人徙居濟南之武定高祖曾祖祖俱以世父大學士文襄公貴累贈光祿大夫吏部尚書高祖妣曾祖妣祖妣皆累贈一品夫人考妣以兄姓麟貴考封翰林院庶吉士妣封孺人君兄弟二人長卽庶吉士君次之君何端簡公集 卷五 一

生而穎異絕倫七歲輒能文十四遭生母張孺人喪執禮若成人十七補博士弟子員督學使者器重之兄弟共研席潛心苦讀寒暑無間康熙三十二年秋君二十七歲中本省鄉試領解額文出四方爭誦之已而知爲相國猶子則望若景星鳳凰爭先覩之爲快當是時相國方致仕家居前者康熙十三四年間相國以侍郎總督兩浙閩嶠之亂相國提三千師扼仙霞嶺信賞必罰設奇制勝凡歷八九年大小共賊人四百餘戰不少挫東南數千里安若磐石事載國



史真社稷臣是以其子弟皆磊落奇偉不等尋常君與兄尤留心經濟出其緒餘爲制義輒冠軍故想望其風采者以爲此又一武定李相國也卽相國亦嘗嗟賞之曰惟此子能繼吾生平事未幾兄成進士入詞館而君則七上公車不第於是思謁選人牽絲百里以少試其所有之利器無何而君卒矣卒之日康熙五十七年二月三十日酉時距其生康熙六年丁未十一月二十一日子時得年纔五十有二娶同郡增生胡文燦女繼娶樂陵庠生張之曠女俱無子以

何端簡公集

卷五

二

兄子壽淵爲其子壽淵好學有筆入府庠君爲娶濟南候補主政朱緗女生孫二毓梓毓楠孫女一壽淵將以五十八年十月十六日未時葬君於州城之東阡君兄負在原之慟且不忍其弟之無傳也狀舉其生平之概馳書而求銘於余余與君家兄弟交最久稔悉其事親孝事兄弟視人猶己取與不苟事事皆可爲矜式而獨惜其齋志以歿不得如文襄公之所以布大智奮大勇者以大報我

國家也銘曰卓爾不羣夫惟大雅何居乎梗楠杞梓

不一用之於廊廟而徒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孰主宰是豈其命耶吁可悲也

何端簡公集

卷五

三



何端簡公集卷五  
三

呂敬之墓誌銘

畿之南有善人焉曰呂敬之以康熙五十一年冬卒於家一鄉之中被其德者咸哀之至於巷不歌春不相而行路之人往來於大河南北之間者見其所築之橋梁若干尺飲修之學舍若干間義塚纍纍然荒年所全活者無算未嘗不歔歔泣下歎今之不易有斯也距公之沒二年其子好謙聞闕千餘里介予同年友趙君寶光求爲誌其墓而銘之余旣拙於文詞又未嘗一識呂君之面懼言之而人不信也則躊躇

何端簡公集

卷五

四

者久之趙君曰子以諛墓爲疑乎不知呂君之行方之古人無愧也乃爲余一一道其家世行事之實曰君諱兆琳字敬之其先世居城西小張村元明之際遷至城南夾堤村子姓蕃衍累傳至永樂行修於家德孚於州黨族間間生丈夫子四叔子官禮部儀制司員外郎贈其父如其官仲子成業字冠宇者君父也被服儒素樂善好施無介弟紈袴餘習戚交遊胥重之生子七人長曰兆璜次曰兆珽兆琦兆琪君居其中爲第五而兆鰲兆揚又次之君生甫九歲而

冠宇公捐館舍君隨諸兄後擗踊袒括執禮如成人  
衆謂呂氏有子矣逾年出就外傳穎異絕倫諸子百  
家之書一覽輒不忘名師宿儒嘖嘖稱美羣目爲科  
第中人瞬息之間扶搖九萬矣未幾母孺人爲食指  
太繁諭令析箸君天性廉讓篤於手足之愛僅受薄  
田二頃又值仲兄已故孀婦與母偕居君以垂髫孺  
子綜持家政事親奉嫂內外無間然以事務膺心而  
讀書學道之志不得遂矣君則毅然曰功名非吾分  
而濟世利物吾先人志也吾繼吾先人之志終不以

何端簡公集

卷五

五

貴賤顯晦易其心於是與內君李孺人晝夜持籌拮  
据捋茶以爲周急恤貧計村之南爲黃河故道夏雨  
秋霖泛濫無涯際行人視爲畏途一旦長橋若虹往  
來謳歌而不絕者君之德也施棺幾百具又拾白骨  
而瘞之饑者與之粥寒者授之衣一時同志之人如  
孝廉張公元美學博張公行恕生員杜公宏祚貢生  
堂兄兆龍無不鼓舞感動樂善不倦而邑侯解囊助  
成恤亡之會郡伯題額獎其減糶之舉前後數十年  
頻罹歲災他邑皆流離載道而長垣之民獨得作息

如故者君之惠也邑北十里許有岡名學堂者先聖  
賢言志處也岡之上有大成殿殿後有深造堂杏壇  
峙其前詠歸亭踞其右都人士於此講學而肄業焉  
邑東南又有所謂魁星樓者皆一邑文教所係而歲  
久傾圮無復過而問者君慨然董其事鳩工庀材條  
成巍觀至今多士奮興藏修息遊於其中者又君之  
功也歲在辛未君以應試抵郡城猝聞太孺人病作  
不及檢校行李徒步馳歸晝夜侍湯藥太孺人病且  
劇呼天號泣願以身代比至病不起君柴毀骨立澁

何瑞簡公集

卷五

六

米不入口自初舍殮以及殯葬凡附於身與棺者必  
誠必信又皆費自己出不以諸兄弟累未幾君弟兆  
揚卒君弟兆鰲婦若子相繼而逝兄兆琪等亦卽世  
煢煢鰥寡屈指堪悲君旣盡爲營葬如禮旋又推其  
宅分其產以處其弟以養其兄之子與其弟之孫其  
孝友純篤有如此者嗚呼其可誌也已抑又有內助  
之美焉君之元配李孺人者明甲辰進士青州太守  
李公諱焯之曾孫女候選訓導諱奕奇者之孫女邑

中茂才諱

廷揚者之第三女也茂才娶於王氏生孺

人端莊貞靜及笄于歸恪執婦道日勤紡績以佐耕  
讀家道既隱起而事姑侯太孺人衣必親澣食必親  
嘗井汲炊爨之事不敢諉諸奴婢以故姑雖失明而  
委曲承顏數十年未嘗一拂其意至於處妯娌以和  
御臧獲以仁訓子以嚴嫁女以儉撫姪女不異己出  
婦德母儀更僕難數世有夫婦如此人者而可使其  
湮沒而不傳乎且觀今素封之家以貲雄閭右者大  
都堅車怒馬服食鮮媮以鳴得意下直卑營纖趨俯  
仰機利爲畜而已矣富而孝友謙讓好行其德一何

何端簡公集

卷五

七

尠也余感趙君之言用摭其平生之大概付於其子  
俾勒諸石以風焉君生於順治十三年正月二十八  
日亥時卒於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卯時得  
壽五十有七孺人生於順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巳時先君六年卒於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十六日  
丑時得壽五十有三生子三長卽好謙太學生初娶  
前明進士洪洞知縣王公諱廷掄男邑庠生諱人鳳  
男邑庠生諱洪濟公女蚤逝繼娶處士王公諱文樸  
女次好讓太學生蚤逝俱李孺人出次宗謙幼未聘

側室申氏生女一適太學生趙公諱良臣男太學生  
振李孺人出銘曰昔者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誰則嗣  
之公生其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保艾爾後百世其  
昌

何端簡公集

卷五

郭母謝孺人墓誌銘

余生平屈指閨範無如單父郭母賢郭母者連江知縣郭君愚之母也愚與余同登甲子科計偕且三十年晤時從無流俗態亦絕不作一怨尤語斤斤以經術道義相劘切嗚呼愚其古之人也哉抑由母相夫訓子之力居多也母姓謝氏文學潛昭公之長女生而端凝少長嫻四德及笄適明經已軒公琴瑟靜好齊眉相莊色養孀姑李太孺人得其歡心內外無間言姑病且不起已軒公亦遭危疾子愚方在襁褓中

何端簡公集

卷五

九

家徒壁立緩急無可告語者母以弱女子枝拄其間必誠必信衣衾含殮一無失禮已軒公哀毀幾殆母以大義相勸勉服闋後篝鐙佐讀恒丙夜不輟紡績之聲與呶唔之聲相間也教子能嚴不令其少卽嬉愉撫孤姪如同己出諸孫過其庭必問其讀何書家人望之若嚴師矣子愚登賢書時年方弱冠墨義卓犖有奇氣同輩皆下之書林爲之紙貴母與已軒公勉之曰爾雖幸叨鄉薦偶耳顧聖賢事業重且大爾尚未窺端倪勿以微名自喜也努力努力愚恪遵庭

訓晝夜講習如文正爲秀才時毅然有先憂後樂之志部檄愚攝教濰邑已軒公方閉關習靜憚於他適屬母率兒婦以行至則命愚葺學舍課子矜尊賢禮士斥絕匪人文風翕然丕變癸未甲申之間歲大稔人相食濰令蒿目憂之而苦無長策母教愚設爲勸輸平糶之法聯絡守望之計勸當事者力行之濰人方少緩須臾之死以待

聖天子發帑金百萬遣官賑濟濰人於是得全活無算矣已軒公捐館舍愚以不及侍湯藥呱呱作孺子

何端簡公集

卷五

十

泣勺水不入口者數日自是遂病篤恐且不能奔赴母乃爲之趨裝井井不亂樹令就道迄於葬祭勿之有悔母之力也戊子起復歷城縣教諭其教士亦如教濰時益以上官之差委白雪書院之考課勞瘁甚矣賴母綜持家政安貧茹淡愚以無內顧憂因得恪共厥職上計爲天下卓異第一引

見淡寧居中

天子顧而悅之不復令謁選人卽授閩中之連江令任賢才重海疆也當是時思舍余邸中間命不喜色

而嘔蹙者累日問之曰我母老矣愚不難捨一官以爲終養計顧我母生平之所以期愚者志初不在此也以此告母母必不許則奈何余曰然然母之所以期君者志誠不在此也以此告母必不許且奈何行矣勉之姑以養志爲佳耳及愚抵舍以此告母母果不許曰我與爾父生平之所以期爾者何若爾今受國厚恩膺異數不圖盡忠事主而顧以老身爲辭可謂孝乎愚不得已御母舟以行行至浦江而母病粵數日而母逝是爲癸巳八月二十三日寅時也距生

何端簡公集

卷五

七

於己卯二月二十三日午時得年七十有五二子長曰愚次曰思孫男六曰爾基曰爾室曰爾堅思出曰培仁曰培誠曰培元愚出孫女六愚出者四思出者二曾孫一爾基出嗚呼母可謂國而忘家始終不替者矣今之竊位偷安者聞母之風能無愧乎余以是綜其行之實而誌之系之以銘曰先資拜獻移孝作忠誰其教之曰維母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視此賢母何用不臧

李母孫孺人墓誌銘

今天下有苦節偉行出於閭閻之中而能媲美乎古  
之人采風使者不以聞朝廷不及知史官不及載後  
之人不及聞風而興起有心世教者所謂拊膺而太  
息也吾茲於金鄉李母之事有感焉金鄉李母者余  
友甲子孝廉李君徵育之母也母姓孫氏文學一純  
公之次女生三歲而父若母相繼見背育於叔父景  
萬公之家年十五來歸李氏之孤諱中怡者母子三  
人煢煢相依嘻甚矣拮据捋茶蓋未易更僕數也誰

何端簡公集

卷五

三

謂結襦未幾而所天遽失姑若婦俱稱未亡人其所  
以不卽死者以膝下有藐孤也然生纔七十有二日  
耳姑楊太孺人朝夕抱之而泣曰天乎天乎吾家何  
罪以至於斯極也壯者方已矣顧此弱而稚者又詎  
可恃以爲生乎姑語旣悲母腸且寸寸斷第且憂姑  
之痛不欲生也隱忍制淚晝夜奉起居下氣柔聲問  
衣燠寒疾痛疴瘡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  
敬扶持之脂膏滌瀼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裙屠浣濯以躬親之歷十九年如一日姑旣歿附於

身者附於棺者必誠必信一一如子禮終母之身祭祀以時粢盛以潔凡舅若姑之衣裳栝棊琴書几杖之物珍敬愛重勿敢褻棄嗚呼篤孝若此可謂難也已矣子微育生而多疾屢瀕於危母鞠育之者多方李氏幸以無絕祀稍長就外傳所以督之者甚嚴不以其形單影隻而煦煦爲姑息計家貧未能具膏火母與一婢紡績織紉以供高堂斥其餘以爲兒讀書之資弗令廢其業也微育旣授室出應童子試邑中名宿皆下之受知於督學勞公冠一軍文名曰噪而

何端簡公集

卷五

三

母之所以教訓曰益勤甲子登賢書其墨義溫潤而澤纘密以栗有端人雅士之風有佩玉鳴鸞之度海內誦其文無不知有金鄉孝廉李萬涵者以爲天生斯人將使登歌清廟橐筆螭坳以鳴國家雲漢天章之盛而豈知母之恩斯勤斯饗子之閔斯也哉越十有五年徵育以數奇不第謁選得濟南之平原教諭出爲小草非其志也母則提耳誠之曰子羽譙譙子尾脩脩予口卒屠以迄有今日爾小子儼然爲人師矣職無尊卑惟其稱耳且平原通都大邑爾乃得與

其間賢豪長者遊近文章砥礪廉隅倘異日服官朝  
右或則身膺民社亦藉此幸無隕越且母貽爾祖考  
羞老身將含飴弄孫不復愛爾家室事矣徵育唯唯  
奉命會文課士無虛日上官擬卓異第一蓋庶幾大  
有爲也而徵育則已病矣急請終養歸逾八九年而  
徵育卒母哭之痛未三年而以病終孤孫昌後匍匐  
千餘里持杖而泣求子文以誌之子豈知爲文者顧  
嘗讀趙氏世家公孫杵臼謂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  
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子強爲其難者

何端簡公集

卷五

古

吾爲其易者請先死於是公孫杵臼死而程嬰卒以  
立趙氏之孤艱難崎嶇誠如公孫言及今二千三百  
年而又得吾友徵育之母母雖巾幗而婦人哉抑猶  
天壤之奇男子也試觀古今來天下之爲男子者何  
限乎居常則趨利如鶩遇變則首鼠兩端慷慨誓死  
蓋已戛戛乎難之而况鞠躬盡瘁綢繆牖戶六十年  
終不使若敖氏之鬼嗟其餒而者誰復能之哉此子  
於李母之事所以淒然測然而不忍其湮沒不傳者  
也母之嘉言懿行種種皆可法茲不具誌誌其大且

難者以補采風之闕俟載諸史勸士大夫將來云爾  
母生於崇禎十二年己卯九月二十一日卒於康熙  
五十一年壬辰十一月初八日辰時得壽七十有四  
於中矢志者五十有八年子一人卽徵育也中甲子  
科鄉試舉人署濟南平原縣教諭娶周公諱召南女  
生子四人曰昌後曰翼後曰作朋曰作鹽女五人周  
自新張謙吉周效高孫喆趙履中爲之婿昌後生子  
一人曰曾文生女二人餘者方興未艾皆母氏苦節  
之報也銘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篤生節母餐冰茹  
檠餐冰茹檠其甘如薺送往事居克昌厥世克昌厥  
世祖宗實憑以享以祀于豆于登于豆于登職爲母  
德詩以銘之于載是式

何端簡公集

卷五

五

青州法慶寺碩林成楚禪師塔表

康熙五十有四年歲在乙未秋冬之際青州法慶寺佛魯道人彙其師荆公語錄若干卷並生平卓錫遺迹不遠千里撰書具幣介其同門弟暉若岱來至上京求銘於當代宗工而以其塔表屬余余自惟少壯未習西聖人之書偶然一知半解曾不足以傳世而行遠因遜謝不敢爲二人曰此吾師之志也吾師臨示寂聚諸弟子合掌而言曰吾滅後表集我非新城何居士不可新城何居士知我嗚呼余豈足以知荆

何端簡公集

卷五

六

師哉顧嘗聞師之緒論矣師學於佛而未嘗專爲佛言蓋其深於佛者佛法自入中國信心奉持者詎下萬萬人然皆得其形似以之誑惑聾瞽世之希福覲利者爭趨若鶩而西來大意不若是是皆與世尊相背而馳耳不但不曾摸着鼻孔也荆師爲余言儒者之道有真有僞釋者之法亦有真有僞漢唐宋明以來儒者闢釋釋者亦嘗闢儒要皆闢其僞爲儒與釋者然僞爲釋者釋者亦自闢之猶之僞爲儒者儒者未嘗不思麾之門牆外也余曰吾欲去吾家而從汝

學釋服釋之服誦釋之言行釋之行何如師以杖卓地振威大喝曰是乃吾之所謂僞者子獨不聞曹溪之頌乎曰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親愛父母義則上下相憐讓則尊卑和睦忍則衆惡無喧改過必生智慧護短心內非賢日用常行饒益成道非由施錢菩提只向心覓何勞向外求元由是觀之宗門指歸要與儒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論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原無相刺謬者但能如此修行便是不二法門否則厭離世網固求薙髮出家是

何端簡公集

卷五

七

爲習氣未除大地山河觸處皆成罣礙眼耳鼻舌舉念盡屬執着支離畔道莫此爲甚而欲成仙作祖豈不難哉余曰是則然矣吾師十有五歲輒爾披薙及遇岸公遂受其戒南來北問煙水茫茫旋復策杖歸來侍我轡公歷書記監院西堂首座靡不殫心戮力克稱厥職已而倡教西南住長清之崇壽寺住濟南之靈巖山親承

顧問

天語煌煌今且總持法慶緇素雲流百廢俱舉揮塵

豎拂舌本生蓮是非爲釋之效與而何爲獨拒余師  
曰不然子之所見者迹也佛有大機亦有太用唱道  
因緣特其餘事莊嚴佛土卽非實相孝弟忠信禮義  
廉恥舉而措之九經六府三事一心普渡兆世太平  
便是不可量不可稱無有邊不可思議功德便是荷  
擔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以色相求我以音  
聲求我是以有所佳而生其心也烏在其爲不取於  
相如如不動者哉因舉以提示蘊真維那之言曰一  
句明明徹底穿更無元妙可相傳堪紹一滴渾沌水

何端簡公集

卷五

六

爲雨爲霖潤大千吟畢復吟余於言下不覺有會繼  
以詩曰一縷茶煙意思閒蕭然雨雪滿空山十年宰  
相經行處方丈維摩定慧間今日無心雲出岫他年  
飛倦鳥知還拈花待與豐干約好爲應門莫閉關師  
首肯曰子悟矣子方有公事子姑出山去蓋是時余  
讀書於師之初地所謂達法山者剪燈一夕話至今  
信受不輟今吾師已手攜隻履翩翩西遊而宗風未  
墜道範依然洋河一杯水直接曹溪源遠而流長吾  
知其不憂於涸也第追維宿昔扣擊之旨在尋歲月

猶然故吾清夜捫心無一當師說者他日鳥倦歸來  
欲復問當日相對禪說之所則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求如吾師之醍醐灌頂甘露沁心而不得已是則可  
爲傾涕者也師諱成楚字碩林號荆菴與余同爲濟  
南之新城人寇氏其姓也生於順治十二年乙未之  
三月七日滅度於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之六月二日  
脫白於養初受律於天岸承衣於靈巒禪師住世六  
十一僧臘四十有七先是甲午春師若預知化期度  
地鳩工自營壽塔於本寺之西偏至是瘞靈骨焉爲  
佛魯噫嘻吾嘗憶虞山老人之言曰法弱魔強詛邪  
持世以佛法爲裨販以師資爲博易利養榮名薰目  
炙手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是非蠶起千牘旁午者比  
比而是辨真實心行真實事悟真實道說真實義不  
自誤以誤人不自誑以誑人簡易明白爲天人利蓋  
吾師荆菴一人而已用是滌筆直書質之二人二人  
以爲果能知吾師也遂復於蘊真俾鏡諸石以示來  
者

何端簡公集卷五終

何端簡公集  
卷五



子

何端簡公集卷五終

何端簡公集

卷六

祭文

祭漁洋夫子文

泰山巍巍河流湯湯生賢翊聖爲龍爲光猗嗟夫子  
世業青緗覺爲民先德則士坊爰自總角金薤琳瑯  
璫篋迭唱日就月將文筆兩漢詩律三唐蒙叟擊節  
梅村望洋大江南北稱曰二王陶鑄百氏衣被八荒  
夫子視之塵垢糝糠翰苑鸚鵡天池鳳凰五雲深處  
何端簡公集 卷六

卷六

一

載翔載翔歲在著雍曰綏萬邦  
天顏有喜賦詩柏梁時維夫子握管擅場作人造士  
雲漢爲章旋登九列春雨秋霜野無逃藪獄鮮桁楊  
司農出納並轄官常貂裘狗續竈下中郎惟我夫子  
鐵石心腸不名一錢厲志激揚  
帝曰俞哉汝掌紀綱無偏無黨一弛一張西望崑崙  
東暨扶桑譯鞫問貌葵藿傾陽

聖人御世化日舒長子作士師調官協商刑措不用  
喜起明良嗚呼夫子器度萬頃混茫夫子品地千仞

高岡稷臯事業李杜文章惟彼鬼蜮忌此孤芳師曰  
歸與於蘭何傷平原有野午橋有莊種花蒔竹曲水  
流觴芰荷爲衣芙蓉爲裳名垂宇宙望重巖廊

大君有命一札千行金甌佇卜霖雨萬方師胡不待  
騎箕摩蒼世堪辱承陶埴忝附門牆唐賢三昧蠶尾  
瓣香刺手鯨牙舉瓢天漿騰身汗漫乞取七襄梁木  
忽壞誰作慈航哲人其萎誰與懷佯淒清茶竈牢落  
筆牀嘯咏如昨德音未忘一卮遙奠涕泗徬徨

何端簡公集

卷六

祭孫湘南文

嗚呼哲人天不憖遺維璣之友維壽之師粵在癸酉  
公尹桓臺璣方壯年燾未于思馬周苦賤原憲長貧  
公善遇之一視同仁及夫丑歲公釐東土壽適下第  
見公於府公不壽棄飲食教誨耳提謂壽我黻子佩  
公子象賢頭角崢嶸執手屬壽斯邁斯征竊嘗與壽  
繫懷長安年豐啼饑冬煖號寒何以周之於是捐俸  
璣有母遺夕殮朝饗公遭家難闔郡痛悲如璣如壽  
何禁淒其獨思天道無在不復公實人傑終膺百祿  
何端簡公集

卷六

三

壽舉南宮璣留玉署隨獲公書知公不豫壽曰憂哉  
我師則那璣曰不然是必無他壽曰非也師亦勞止  
璣曰何傷受天之祉雖爲公跂還爲公懼曾幾何時  
果聞公訃其爲列星其爲五嶽俯仰茫茫神歸安託  
同列悼念庶職淒愴况我兩人不裂肝腸嗟乎我公  
才誰與匹動則川湧靜則山立嗟乎我公學誰與儔  
胸羅萬象識綜羣流惟公好士虛懷吐握細大畢收  
緩急一諾惟公論事揮塵飛揚鷹隼雲際驩驪康莊  
公蒞我新游越六紀堂上懸魚野中馴雉公有偉績

在河之干居無沈竈民慶安瀾公厲風采盜風頓息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天尊聖教崇正黜邪家絃戶誦  
雞犬桑麻移旌西蜀塞帷臺灣惠流滄海功茂雪山  
仕優則學發爲詩歌赤嵌片石子美東坡甫守聊攝  
聲名洋溢叩公經綸百不展一所望於公三槐九棘  
參贊密勿百僚矜式昊天不弔如蒼生何每一念之  
涕泗滂沱高山峩峩流水湯湯千載知音孰云能忘  
公子若姪繩繩繼繼屢勉相期庶幾勿替封堦有日  
執紼無從尊酒辦香聊攄微悰

何端簡公集

卷六

祭嘉善曹夫子文

泰山而旣頽矣後生小子於何仰止而矜式也又况  
璣輩之受知最深被德最厚憶自甲子以至今日飲  
之食之教之誨之恩斯勤斯猶夫鬻子之閔斯也而  
一旦棄諸門人而長逝彼蒼者天胡寧忍予禮之言  
事師也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嗚呼諸  
門人之就養何所服勤何事概乎其未聞也夫固人  
盡有志焉而未之逮也而孰意夫子忽焉而長逝耶  
諸門人之從我夫子遊也三十年於茲矣我夫子受

何端簡公集

卷六

五

質之靈異賦性之端方握筆造鍾王之堂爲文入韓  
蘇之室與人必盡其誠施恩不求其報淵源家學超  
類而軼羣者舉世知之不可以更僕數也若夫人生  
大節曰忠與孝或者紆青拖紫名位烜赫而獨不能  
於此終身無愧怍其終身無愧怍者夫子也計夫子  
之失恃也年甫三歲耳臯魚之泣成人所難夫子口  
未能言而已悲號不絕哀感路人又三歲而失怙則  
擗踊如禮杖苴如禮練祥祭祀動皆如禮伶丁孤苦  
痛自刻勵務在立身行道以報罔極游泮矣食餼矣

則曰是未足以顯揚吾父母也刻勵如故課文得一歲之數會藝如釋氏之法稱八子矣魁京兆矣則又曰是未足以顯揚吾父母也刻勵如故枕蓆經史旁通百家關閩濂洛之旨無不兼綜而條貫之未幾捷南官官中秘視草鸞坡而夫子方以不逮事二人爲憾亟請省墓以代祿養蓋孺慕之誠始終如一及今六十餘年矣讀生我劬勞之詩未嘗不涕泗橫流也是故以蓼志痛以忝名齋孝思不匱推及世父喪盡其哀祭盡其禮

何端簡公集

卷六

六

天子爲之動容親書錫類堂額以旌之

宸章燦爛輝映日月人皆以爲華而不知夫子明發之悲也其純孝有如此者至於資父事君卓有可紀典試山左再主北闈矢公矢慎品藻無爽則古之薦賢爲國不負初心者也勤勞密勿四載有餘事關機務雖家人婦子未嘗輕爲告語則古之嘉猷入告不言溫樹者也每當會議侃侃鑿鑿遇有冤抑之未解者則力持公道不避嫌怨先取媢呵囁嚅之徒關其口而奪之氣嘻凜乎其不可犯矣然胸中毫無畛域

匪若他人之矯激而伎刻也故僚友與之和衷胥吏服其公正佐中樞則弊政悉除主銓衡則條例肅清矜而不爭羣而不黨置其然乎顧且夙夜冰兢惟恐隕越退食則爐香茗椀蕭然一室蒞政則樸被公廨不遑假寐業已力盡心枯夫子甘之如飴迄於二月二十九日凌晨入署檢校銓務忽則兩目交睫而手猶執稿未釋心猶若籌畫然者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夫子真可謂能忠者矣

聖人御世教孝作忠我夫子屢膺顯秩備蒙

何端簡公集

卷六

七

恩賚正將倚之爲股肱爲心膂嘉惠元元與時無極詎意昊天不弔竟不憖遺我夫子耶夫子忠孝之氣在地爲河嶽在天爲列星夫子忠孝之道傳諸後而爲百世師生順死寧夫復何憾然而老成云亡典型遽謝蒼生之屬望其誰小子之景仰安歸夫是以旣爲及門痛而又爲斯世斯人悲

祭張孺人文

嗚呼太君竟棄我妹而長逝耶嗚呼昊天竟忍太君之棄我妹而長逝耶我妹之于歸太君之家也二十有一年其得偕君子而團圞稱觴於舅姑之前也僅三餘年耳舅旣沒而夫亦疾夫旣亡而姑旋病屈指十七八年以來送往事居刻無寧晷而中又間以我父之沈病不起繼以我母之篤疾告終我妹以哭哭孀婦往來省視於其間酷暑隆冬疾風急雪饑不及餐寒不及火呼天搶地幾瀕於死而所以不卽死者

何端簡公集

卷六

八

徒以太君之垂老多病我妹奉之衣非我妹之衣則不衣我妹奉之食非我妹之食則不食我妹之視若姑非姑也母也若姑之視我妹非婦也女也亦並非女也子也且並非尋常人之爲子也卽璣亦常逮事我父我母矣生而不能供甘旨沒而不能視含殮哀哀我父母生我劬勞何曾絲毫得爲子者之力太君之有我妹也則終其身不可須臾離而我妹亦未嘗忍於須臾離太君雖遭我父我母之喪我妹感焉在縗經之中或朝發一人焉視太君夕發一人焉視太君

而太君之遣女奴來告也亦朝夕未嘗絕蓋我妹之心從不忍須臾離太君故太君之視我妹也真有終其身不可須臾離者嗚呼哀哉孰謂太君之棄我妹而長逝耶嗚呼哀哉孰謂昊天不弔竟忍太君之棄我妹而長逝耶雖然我妹之孝於太君也千古矣太君之慈於我妹也亦千古矣我妹之節太君成之太君之德我妹終之世間之富貴而逸樂者所在多有若太君之得我妹嗣徽音於生前垂芳名於身後者曾有幾耶嗚呼太君亦可以含笑於九原矣夫况子

何端簡公集

卷六

九

若孫之振振而繩繩者又將以高大其門閭也

祭杜夫人文

嗚呼吾生平閱人多矣顧歲寒之交金石不渝者屈指惟孺人君子受書公受書爲故相國文襄公中子榮光懸日月闕闕冠雲霄窮鄉下邑之士莫敢梯接況於受書才且賢學書得二王筆意詩古文詞直欲追唐軼宋而制義則今之尋行數墨者不解也使人設身處此高自位置不知何許而受書則卑以自牧無少長貴賤皆下之受書與余爲文字交以余馬齒加長受書輒兄事余余遜謝不敢當受書則不擇

何端簡公集

卷六

十

曰是欲紈袴我也余察其意旣誠且篤徑遂弟視受書而後受書喜可知也有時一過受書受書則必留止其齋歛曲數日不忍別主僕酒食之具辦自孺人旣豐且腆已又出其稚子幼女問候先太安人起居慇勤致語宛若一堂骨肉者然余家有婚姻之累力不能給孺人聞其困輒與受書謀所以扶助之者屢屢不倦先大人損館舍貧無以爲葬受書旣憂之又竊聞孺人嘗爲余太息遂竭力來歸賻贈余藉以克襄大事嗚呼受書之賢固不可於今人中求之也乃

若孺人之所以佐受書者卽在古人亦豈可多得也哉曩余試廣文於莒州廣文一官豪士之所不屑也而受書視余不異於前日洎余浮沈都下備員史館中史館者古之所謂一條冰也比來則困頓更甚而受書視余仍不異於前日歲時問遣與雜佩之贈而並至嗚呼受書之賢固不可於今人中求之也乃若孺人之所以佐受書者卽在古人亦豈可多得也哉受書孝孺人佐之孝受書慈孺人佐之慈受書友且恭孺人佐之友且恭受書媿睦而任恤孺人佐之媿何端簡公集

卷六

七

睦而任恤孺人生鄉之人頌之孺人卒鄉之人悲之巷不歌舂不相行於路者莫不爲之咨嗟而太息況余被受書友誼之篤如此觀受書之亡於內助也偃偃乎何之而能不爲之潛然出涕也哉雖然孺人不朽矣雞鳴昧旦千古美談閱覽博物之君子有繼漢唐之註疏而爲之者必將舉其人之行事以實之微孺人其誰與歸嗚呼不朽矣生順沒寧而又何憾也哉

祭郭母謝太孺人文

惟康熙五十二年歲在癸巳十二月濟南猶子何世  
璘長安道中遇有人自閩嶠來者甫一揖畢未及交  
他語亟把袂問吾友郭君蒞任連江事且曰渠尹連  
江三月矣治行必且卓卓可稱述子姑略言之海氛  
已日靖乎民俗已日淳乎操觚而挾冊者皆彬彬有  
士君子之風乎向之所謂舞文弄法者皆自悔其爲  
害馬之徒乎其人曰吾未之聞也璘於是乎疑之矣  
吾友非依違不振者何居乎顧未之前聞也越數日

何端簡公集

卷六

五

撫閩者以新任連江郭君丁憂聞云其時則九月云  
其地則蒲城璘猝於邸報中見之愕然以驚泫然以  
悲不知其涕之何從也旣爲位以哭則又念吾友以  
初筮仕之身抱捐介不肯苟合之節一旦不幸至於  
大故家累數十口登險涉水困於資斧何計扶柩以  
達於單父之里乎爲之咨嗟躊躇腸九迴而心不安  
者數月逮今年上巳太行王君家信至則知歸已踰  
月矣璘薄官京師新又停講沐之命不獲執吾友郭  
君之手以唁其終養未遂之心迺遴一介之士虔以

清酒庶羞之儀賞奠於太孺人郭年伯母之靈曰嗚呼以年伯母之婦德母儀毫髮無間七十年來遠近之人共知之執勤茹荼而不得享其子一日天家之精乎以吾友郭君之積學力行侃侃自持受業歷山澗水之間繩趨尺步惟先民是程遊其門者近文章砥礪廉隅間出其緒爲地方有司民社計碩謨石畫卓爾不羣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中丞也方伯也觀察也以及監司以下無不知有郭先生者今旣薦之於

何端簡公集

卷六

三

廷爲

聖天子耳目股肱之臣

天子時方旰食海隅思得良吏如龔遂者勞來還定而安集之一見郭君則

天顏喜甚立命乘傳至連江宣威布德尋將超擢游陟卿貳郭君於是乎移孝作忠奉年伯母板輿以行冀不負慈訓以不負

朝廷遴選之人朝夕引領如望歲也嗚呼孰謂其半途而遂抱終天之恨乎堪與郭君爲同年友三十年

來交情如新相見則互勉以濂洛關閩之旨基固瞭  
乎其後也而郭君之所就者遠矣他日服闋自有所  
以霖雨蒼生黼黻

皇猷者而惜乎年伯母之不及見也於斯際也能無  
悲乎璣心知郭君之心第不能文質言之倘可邀年  
伯母之諒吾朴誠以庶幾乎來格而來歆乎

何端簡公集

卷六

四

祭那母賈太孺人文

甚矣中行之難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然與其不及也毋寧其過蓋吾聞過而賢者矣未聞不肖之尚能過也首陽之清清而過者也然可以廉頑而起懦柳下之和和而過者也然可使薄敦而鄙寬秦漢而後過者鮮矣非不能過也物欲攻於外伎刻萌於中而固不肯過也彼之所不肯過者奔營於利祿之門趨走於形勢之途甘心爲鄙夫患得患失之爲而不畏人非不畏鬼責家有高堂吧咭興悲則曰吾將

何端簡公集

卷六

五

以祿養耳甚有親死而不執喪反稱出繼於他人者人心至此尚可問哉此吾於那子退菴之事而不禁爲之反覆太息咨嗟稱道而不絕也退菴出於樊退菴之兄出於賈樊之歿也其兄爲之服三年之服迨賈之歿而退菴報服亦如之然猶曰報也乃若叔氏嫡出也而其願爲之服也亦然季氏非有所報也而其願爲之服也抑又盡然或曰過矣先王制禮而不可過也退菴曰然然吾家母子之恩兄弟之情有必過之而後可以無憾者君子曰是其漸有因其植有

根固退菴兄弟之皆賢而亦由其先世以來父若子  
夫若婦妻若妾相守以倫理相接以恩義雍雍如也  
秩秩如也初不知人世間更有何事可以易吾性之  
樂者故一門之內無少長皆能爲厚過之行而不忍  
自處於菲薄之地噫嘻觀此舉也邢氏千古賈孺人  
亦千古矣

何端簡公集

卷六

六



亦千古矣

夫若婦妻若妾相守以倫理相接以恩義雍雍如也  
秩秩如也初不知人世間更有何事可以易吾性之  
樂者故一門之內無少長皆能爲厚過之行而不忍  
自處於菲薄之地噫嘻觀此舉也邢氏千古賈孺人  
亦千古矣

祭孫太恭人文

嗚呼太君之逝山左之不幸也山左爲方二千里戶不下數十百萬有賢父母爲之牧有良節鉞爲之率生息長養樂且無疆而吾顧以太君之逝爲山左之不幸者何哉太君有子太守公賢而多才素抱先憂後樂之志時時留心民瘼一鄉一邑有不獲其所者則必爲之痛心疾首引若己恥借箸籌畫務置之衽席而後安其治吾新也固然逮至治蜀中治海外孤猿啼月哀鴻斷雲魚龍出沒驚浪拍天他人之所視

何端簡公集

卷六

七

爲畏途逡巡而不前者公直以身任之勞不坐乘暑不張蓋百姓含哺鼓腹而公猶怵怵於心惟恐鄰之赤子不若吾之赤子也自公之去十餘年山左水旱頻仍皆引領以望我公之來左右當道諸大賢推心置腹於窮簷破屋之中爲之拯焚救溺一如曩日之所以治新邑治蜀中治海外者果也簡任東都卽值奇荒多方賑恤溝壑輾轉之民一時有起色焉而於是乎東至於海南至於河凡利之未盡興害之未盡除者舉喁喁屬望於公謂公之將有以厦庇之也余

昨以給假歸省晤公官舍談論之餘彼此都不及私  
獨時時以桑梓病苦之情爲公懃懃言之公亦毅然  
無退色今雖辭公來京而息壤在彼冀公之無宿諾  
也曾幾何時而公遽以太君之憂去是公之不幸實  
山左諸邑之不幸也謂之何哉謂之何哉太君丸熊  
晝荻之訓余竊聞之最悉蓋日以清白望其子以忠  
孝世其家者乃長公安期齋志以沒幼子篠修藏器  
待時獨太守公歷試盤錯霖雨蒼生而今又如此此  
余之所以重爲忉忉重爲惋惜者也吁嗟母儀今也

何端簡公集

卷六

六

則亡千里相望徒爾徬徨聊寄一觴庶幾來饗

祭任母丁太夫人文

璵卯時卽聞太夫人令嗣坦公先生之名青齊以東所謂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歲辛酉璵方遊泮隨衆踏省門而坦公已登賢書爲名孝廉中式之文不脛而走海內時太翁先生官西臺激濁揚清聲振朝右人謂此庭訓之善而不知其尤有母教也璵固已心儀之矣又三年璵倖與計偕上公車時於稠人中望見坦公之風采軒軒霞舉心知其爲

聖世偉人也獨未暇與之握手定交惟昧昧往來於

何端簡公集

卷六

九

胸中不置已而坦公先生成進士歷任殿中侍御史其激濁揚清一如太翁先生正色立朝時人於是又謂坦公之善繼善述而不知太翁卽世其朝夕之所得於母訓者尤爲勤且悉也嗚呼小人有母憶生平教子之勤方彷彿太夫人之所以教嗣君者而獨恨璵之不才不孝不能立身行道顯揚我母如坦公先生之萬一去歲冬至我母棄不孝而長逝坦公不以璵爲匪人衝雪過唁所以哀痛而賜恤之不遺餘力於此時旣痛感坦公之不置錫類而尤慕太夫人之

健飯無恙計坦公之所以承歡膝下者當永永無窮  
極也嗚呼曾日月之幾何而坦公亦扶母柩歸矣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鮮民何罪同此風木之悲也然而  
坦公之所以顯揚其親者至矣太夫人之嘉言懿行  
所以流播於人間者已不啻什倍於古人矣視我母  
之恩勤劬勞而不得享其子一日菽水之奉太夫人  
真可以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哀哉

何端簡公集

卷六

子



此有以無疑矣... 夫... 知... 文... 道... 其... 何... 文... 之... 意... 想... 應... 驗... 而... 不... 辨... 辜... 甚... 乎... 日... 菽... 水... 之... 奉... 太... 夫... 人... 坦... 公... 之... 伯... 母... 其... 慈... 香... 至... 矣... 太... 夫... 人... 之... 嘉... 言... 懿... 行... 所... 以... 流... 播... 於... 人... 間... 者... 已... 不... 啻... 什... 倍... 於... 古... 人... 矣... 視... 我... 母... 之... 恩... 勤... 劬... 勞... 而... 不... 得... 享... 其... 子... 一... 日... 菽... 水... 之... 奉... 太... 夫... 人... 真... 可... 以... 無... 憾... 於... 九... 原... 矣... 嗚... 呼... 哀... 哉

卜葬日祭告先府君文

嗚呼慟哉自閏四月初九日我父棄不孝等而長逝  
耶經夏歷秋昏迷顛齎出則銜恤入則靡至逮至八  
月赴省始懇孝廉譚君來爲我父謀窀穸孝廉以有  
事德水匆匆而來草草而去迺又敦請文學李賡臣  
者擇於十月二十六日修壙越十日告竣又擇於臘  
月二十日庚戌我父歸原漁洋公銘隧道之石曰老  
驥伏櫪志在千里志士暮年壯心不已無嗟不遇匪  
喬伊梓汜鄉之後將復其始嗚呼慟哉此數言者我

何端簡公集

卷六

三

父之知心也但生無以養死無以葬昊天罔極如

世

堪

何嗚呼慟哉人子之不肖至

世堪

而極矣人子之

不孝至

世堪

而無以復加矣潦倒風塵二十餘年曾

不奮志努力稍慰父於萬一覩焉面目自棄自暴顯  
揚之未能菽水之不給罪大惡極昊天不宥致我父  
鬱邑侘傺賫志以歿屈指及今已經九月蚤夜焚香  
未知我父之果否聞也旦暮上食未知我父之果否  
嘗也出雖必告入雖必面未得我父之耳提之命  
之倚門倚閭而望之也嗚呼慟哉無父何怙哉無父

何怙哉然我父之柩在堂猶如侍我父之膝下也明日歸原長離膝下矣猶如聆我父之咳唾也明日歸原莫聞咳唾矣嗚呼慟哉無父何怙哉無父何怙哉過此以往日慎一日惟偕兩弟率諸子勤於修積苦於誦讀輕薄之言不敢出諸口詐僞之行不敢萌於心以無墜祖宗之堂構以無負我父之勤劬我父冥冥之中佑啟後人庶無失德倘有一日之進取當別圖所以侑先靈者我父鑒茲是爲十二月之十九日也嗚呼慟哉

何端簡公集

卷六

三

旋里日祭告顯繼妣王太安人文

嗚呼慟哉兒違我母今五年矣辛卯之歲我母抵京自春至秋纔踰六月兒實不才致令我母枵腹度日又不能望色承顏稍寬我母內顧之憂以致我母日夜思歸當此之際兒已有覩面目不得自比於人數矣九月十有二日我母買車南下兒隨侍我母送至涿州之南兒牽我母衣裙垂淚不忍告別母諭兒曰爾且回京待我至家爲爾外祖外祖母養老送終及爲爾幼弟娶婦事畢旋卽北上此時我心脫然當與

何端簡公集

卷六

三

爾永圖聚首爾今母以我故稍懈事君之志爾祖爾父養汝教汝正圖今日我心望汝亦正在今日况我來京不遠在卽我年未老侍養有日爾當急回勿罹譴責兒跪受命嗚咽不敢出聲懼傷我母之心也嗚呼慟哉詎知此地此時卽與我母永訣之日耶詎知我母車中之言卽爲我母易簣之命耶本月十二日兒過涿州旅人猶是也而我母安往矣橋梁道路猶是也而我母安往矣車聲軋軋猶是也而我母安往矣外祖外祖母之喪已終矣幼弟之姻已畢矣我母

旋卽回京永圖聚首之言依依猶在耳也而我母安往矣兒二十有二日奔至閭舍進我母之門不見我母也登我母之堂不見我母也入我母之室不見我母也撫我母之牀不見我母也開我母之篋不見我母也啟我母之奩不見我母也問我母憶京與否我母尚欲入京也問我母垂危何言我母終於無言也兒自去歲來夜夜夢見我母團圞甚歡忽而大哭謂是思念我母則然而不知我母之欲捨兒而去也初一將夕忽於鏡前省視我母之面謂是思念我母則

何端簡公集

卷六

言

然而不知我母之將捨兒而去也嗚呼慟哉鮮民之生不如死也兒生六歲先太安人見背顧我復我恃我母也晨誦夜讀恃我母也弱而受室壯而遊宦恃我母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誰謂我母之一旦捨兒而去也嗚呼慟哉鮮民之生不如死也前時乙酉我父逝矣今歲乙未我母又逝乙爲何崇乃爾酷戾出銜恤也入靡至也嗚呼慟哉鮮民之生不如死也我母之德人共知之我母心事人不及知惟兒知之兒妹極苦兒當憐之兒弟尚幼兒當恤之兒若得衣妹

若弟同之兒如得食妹若弟共之妹若弟饑寒兒當  
以身先嘗之有違斯言我母實式臨之我母窳窳明  
春將爲母營之可乎不可我母其告之嗚呼勵哉

何端簡公集

卷六

五



己丑告假祭祖文

維康熙四十八年十二月宜祭日元孫

世璠

謹以牲

醴之儀告祭於高祖府君之靈曰不肖孫

世璠

恭值

己丑會試之期於二月三十日卯刻發榜中式進士

一百七十一名嗣於三月二十日奉

旨於太和殿前殿試二十三日傳臚

欽取三甲六十四名

賜同進士出身四月十一日

召對澹寧居

何端簡公集

卷六

美

欽授翰林院庶吉士十五日謝

恩

國史館分讀漢書五月初十日教習堂率領入館習

書於

五雲多處念惟高曾祖父積德累仁歷有年所而皆

懷才莫售齋志以終曾是不才如

世璠

迺得濫竽

朝右逡巡知懼常恐負

恩於國家蹉跎懷慚竊慮墜聲於門第惟當勉尋舊

學矢同處子之守身堅保初心勿若狂且之自棄不

欺天地不欺鬼神不欺

君親不欺僚友誨飭子弟必恭桑梓之邦治睦婚姻  
且哀毀獨之族生逢

聖世未敢曠療設遇急流終當勇退尚願我以復我  
庶來格而來歆

何端簡公集

卷六

七



魚來淋而來淋

聖世未敢曠療設遇急流終當勇退尚願我以復我

庶來格而來歆

君親不欺僚友誨飭子弟必恭桑梓之邦治睦婚姻

且哀毀獨之族生逢

祭四舅文

嗚呼痛哉 甥 生及六歲而我母見背計今四十餘年

矣思我母而不得見卽祭義所云思其居處思其笑

語思其志意而並無從彷彿其萬一第時時於諸舅

之側約略得聞我母之嘉言懿行永矢勿忘並示子

若弟以當我母之耳提之而面命之夙興夜寐倘有

倖自成立者不及報我母庶幾報我諸舅乎舅氏同

懷凡六人而六舅早亡伯舅抱不世之才發解東省

成進士矣而經猷未展賚志以歿四舅與伯舅才相

何端簡公集

卷六

天

捋腹笥具有萬卷書論古今人賢否邑中事利害若  
崑崙之來自天上奔流到海萬怪惶惑而源委井井  
不可以潢汙行潦雜亂而汨沒之也負性尤耿介疾  
紈袴之士如仇十年着一冠不至於做不易也然諾  
取予之際斤斤乎前輩人之規矩遇有頑鈍無恥市  
井射利者視其口將哆輒堅塞兩耳疾趨以避之當  
是時羣小譁然謂我舅之不近人情然而我舅之不  
愧於天不忤於人不忝於祖父不負於朋友相其志  
趣之所及殆將廉頑起懦移易舉世之風俗而還之

太樸詎止繩趨尺步稱一鄉之善士而已哉嗚呼孰  
謂吾舅其死矣吾舅與吾父生平以古道相砥礪不  
一蹈世人游戲譎慢之習晚年彌相篤重癸未甲申  
之間我父病而我舅亦病我父逝而我舅尋亦相繼  
而逝嗚呼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痛念我父母恩勤顧  
復育子閔斯而不獲享不肖一日菽水之報期將移  
報我舅氏而舅氏之修文地下者已去其半今之存  
者七舅九舅及十一舅也而窮困流離卓錫無所  
雖倖邀一第而長安米貴居大不易荏苒四載以來  
何端簡公集

卷六

无

殘杯冷炙潛自悲辛舅亡無沐棺之資舅存無車馬  
之贈明發不寐悠悠我思渭陽之詩與蓼莪之詩而  
俱廢矣

祭莒州世父文

嗚呼悲哉吾思吾父而不得見矣思吾父而不得見  
苟得見吾父生平以來之所心相知者與之處處與  
之語語猶彷彿吾父之儀型卽如見吾父於夢寐也  
有如吾父之所心相知者不在外人而在親戚又不  
徒親戚而且在伯仲之間苟得見之其想像吾父殆  
又甚焉而孰知彼蒼之難問也理若數之不可知也  
思吾父而不得見矣卽思吾父之所心相知者而亦  
竟不得見也吾父曩者家居同心兄弟旣落落如晨  
何端簡公集 卷六

星鬱悒侘傺無與言歡粵辛巳至城陽一晤伯父歡  
若平生三日不聚則忽忽其不樂必率子孫出郭登  
堂釀酒或遣平頭奴子動問起居蓋吾父之與伯父  
如是卽伯父之與吾父亦然此其中殆不可解也意  
者其夙緣乎未幾吾父以家務旋里伯父悉率家人  
送之郊外握手歔歔不忍言別別後談及輒爲淚下  
無何遂寢疾不起卽易簣之前數日猶依依以伯氏  
爲念然伯父此時固無恙也嗚呼悲哉豈知我父棄  
世之月卽伯父捐館之月也意緣深聚會生死無間

冥中相逢當復歡若平生然老成遽謝典型無存其  
如子姪輩何哉此堪之所以數月躊躇躑躅而不忍  
一至城陽者也今且至矣亭榭如故花柳依然而思  
吾父而不得見思吾父之所心相知者如伯父又不  
得見也彼蒼者天曷其有極伯神如在庶其鑒茲

何端簡公集

卷六

三



其出也者香天曷其有極伯神如在庶其鑒茲  
吾父而不得見思吾父之所心相知者如伯父又不  
得見也彼蒼者天曷其有極伯神如在庶其鑒茲  
其出也者香天曷其有極伯神如在庶其鑒茲  
吾父而不得見思吾父之所心相知者如伯父又不  
得見也彼蒼者天曷其有極伯神如在庶其鑒茲

祈雨文

惟神職司甘霖心存好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如何  
數月蘊隆蟲蟲苗則槁矣訛言其興婦子嗷嗷叩我  
神明哀此下民相彼畢星有淄淄淄甘雨和風俾霑  
俾足俾盈俾寧以享以祀以報神功洋洋在上鑒我  
微誠

何端簡公集

卷六

三



何端簡公集卷六終

何端簡公集

卷七

壽文

代漁洋夫子壽黃太恭人序

余生平不喜爲人作壽言爲其諛而無稽也而獨於北平黃太恭人則不然太恭人者封太史公芳洲先生之內子而今督學山左崑圃使君之壽母也崑圃之才甲天下方其總弗英英露爽江夏黃童譽滿長安一時先達諸公驚若龍駒鳳雛爭先覩之爲快當何端簡公集 卷七 一

此之際人謂黃氏有子矣稍長讀書等身舊萃六經之旨而成文老學名宿爲之避舍其出而應試也一見知於平原再見知於日照繼乃見知於鄆城魏公而登賢書最其後也不佞以辛未掄才之役暗中摹索極加贊賞而崑圃自是及第矣承明著作之廬翹翹有年今且膺

天子命視學茲土攬轡登車慨然有澄清之意蓋未及逾年而士習翕然文風丕變曩之所謂貿易有無懷貲求售者吁嗟乎面目之堪憎也而今無矣曩之

所謂趨走形勢魚肉鄉曲者吁嗟乎吾道之淪胥也  
而今無矣曩之爲有司者仇視斯文毛摘細故褫革  
纍纍加之以胥吏之睚眦市井之挪揄可爲長太息  
者此也而今以崑圃之扶抑而爲斂迹矣曩之爲制  
藝者勦襲雷同尋行數墨九經三史不一寓目苟倖  
邀科名於萬一輒以詫後起者謂此爲元格此爲魁  
扃而究其腹笥之空空幾何其不同於牛馬走也今  
則以崑圃之黜浮崇雅謝華啟秀通經學古之士蓋  
無一屈心而抑志者青青子矜其誰不傾羣言之瀝  
何端簡公集

卷七

二

液漱六藝之芳潤夏夏乎陳言之務去而甘心寄人  
籬下爲哉凡此崑圃之所以作人造士移風易俗者  
固齊魯諸生之幸而亦不佞前後三四人同幸謂  
藉手可以報

國恩亦可以告無愧於桑梓耳不然使崑圃而若彼  
其之子也者瞻徇阿比檢校錙銖士習文風漠然不  
一置念而沾沾惟利之是視余雖退老田間不敢與  
聞國家事其亦何顏以對鄉黨之父若兄子若弟也  
故見崑圃之作人造士移風易俗旣爲齊魯之諸生

幸不佞又竊自爲幸而又爲芳洲先生幸且重爲全  
黃太恭人幸古之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  
父母者此也此非太恭人之幸而誰幸哉雖然善不  
積不足以成名善不積亦不足以餘慶人知崑圃之  
顯揚其親爲可幸而不知其親之恩斯勤斯教之誨  
之者匪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太恭人  
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當其事舅姑相夫子誠孝備至  
聲施寰中矣懿行卓卓美不具論論其所以教崑圃  
伯仲者崑圃有弟四人而皆具曠世之才恭人次第  
何端簡公集卷七

三

淬勵之不少姑息崑圃以弱冠陟侍從

恩遇特隆諸弟亦相繼成進士門第烜赫而恭人處  
之淡然未聞有纖毫驕矜之意形諸顏色間崑圃建  
節二東東國諸生沐浴崑圃之化雨披拂崑圃之春  
風者浹骨淪髓蔑以報德咸願迓板輿製舞衣爲崑  
圃承膝下歡迺崑圃一再迎養而恭人斷斷不肯至  
官舍懼以菽水累其清白顧時從輦下遺蒼頭慙懣  
致誠曰勿染爾指勿薰爾心清風兩袖恪守官箴由  
此觀之崑圃之夙夜冰兢行已有恥不辱君命者固

崑圃之移孝作忠而亦何莫非太恭人之載追載琢  
玉汝於成也哉然則六郡諸生今日之介壽稱觴諄  
求一言以祝太恭人者卽其所以祝崑圃亦卽所以  
祝

朝廷也家聲不替

國祚無疆舉視諸賢母一人之身是豈猶夫泛述彤  
管濫引鍾郝諛而無稽者哉余故樂爲之序以誌余  
得人之幸且爲後之居官盡職無忝所生者勸

何端簡公集

卷七

四

壽文登于太孺人序

代

康熙五十九年春我族弟鹽亭知縣其瓚以母老乞假歸養御史中丞嘉其孝特爲具疏請於

朝

天子覽奏報曰可當是時西陲方有柔遠之役蜀中人輓輸絡繹正賴賢父母拊循而噢咻之鹽亭數萬家一聞使君有此

命奔走告訴如赤子脫慈母之懷相與攀轅臥轍不聽其去長官以爲

何端簡公集

卷七

五

國家需才之會如其瓚者何可多得試再留之萬一其意不果歸尚許爲民借寇且冀軍門收臂指之效卽其瓚功名遇合亦未可量而其瓚徑買舟東下依依宋太孺人前灌園鬻蔬以供朝夕時復頓足起舞抗音高歌爲嬰兒戲太孺人顧而樂之迄於今兩年矣聞太孺人聰明日以益肢體日以健鶴髮童顏壽將不止於期頤然者蓋惟太孺人自歸我于門以來積德累仁內外無間固宜膺茲遐福如川之方至而亦天之所以報施孝子俾我弟其瓚得以展其愛日

之誠也由是我族人競聚而言曰賢哉母也微此母何以有此子賢哉子也微此子何以顯此母吾族而有此母與此子也吾族之盛事

國家而有此母與此子也寧獨非

國家之景星慶雲也哉衆曰然然則母今七十矣盍壽諸壽之不可無辭以侑觴也因屬余而爲之序余念及少年時偶讀潘岳閒居賦至於暑退寒往微雨新晴潘岳方侍其太夫人遠覽王畿近周家園旣則席長筵列子孫陸摘紫房水挂蘋鯉慨然慕曰如彼

何端簡公集

卷七

六

岳者乃不愧人子也已矣久之讀晉書見其母數誥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然後知岳非真能絕意於榮寵而甘心於色養者彼其母顧未願有其子也顧潘岳細人何足論竊嘗論如王尊溫嶠其人者固史之所謂忠臣古之所謂豪傑之士也而一則叱馭以趨一則絕裾而走天下豈有無母之人也哉夫何恣然至於此極也使早聞其瓚之風亦可以汗顏而悔矣余故樂得而書之以爲宋太孺人慶且以爲當世之移孝作忠者勸至於太孺人之賢夫人胥已

知之矣余亦何庸喋喋焉

何端簡公集

卷七

七

壽肅寧廣文賀立軒序

代

余生平閱人多矣顧無子將月旦之明而有敬之說  
項之癖昔在戊辰之歲余以計偕入都時則家兄諫  
臣方以衡文報最再逢

天子之命重便督學京畿余每相過從必先問其所  
得人士若何及一時司鐸諸賢果有盡職無愧者否  
家兄則爲余娓娓言之甚悉而首先屈指者則肅寧  
司訓賀公立軒也且曰若而人者譬諸寶劍則世之  
干將鏌鉞要當大爲世用第以數奇未售而今小試

何端簡公集

卷七

八

其端則已矯矯不羣卓爲人表如其興學育才考禮  
序樂類皆絜袴之子所不肯爲而亦由其才識霄壤  
卒莫能窺其胸中之萬一則非惟不肯實不能也余  
曰然信有之乎古道曰遠人情隨波逐靡以

聖天子之至治翔洽誕敷文教而猶有慢視學校之  
職至比於遊戲三昧者何圖今得此君乃爾毅然復  
古意其源遠流長應必有若謝庭玉樹王氏龍媒振  
振繩繩以光大其家學者時吾兄諫臣頗以余爲知  
言子亦且中心藏之無日或忘粵五年壬申余謁選

得饒州六月之任釋菜以禮

先師見有風采秀整翩翩霞舉而來者問之卽向所聞於諫臣家兄之肅寧司訓而今且施教此邦者也數年之所仰止一朝而覩之不覺相得甚歡而且恨相見之晚自是從政有暇輒延入署中與之商略其所以作人造士者因得並讀其所撰秩祀一書援古証今錙銖不爽歎服之餘借誌數語俾付梨棗冀使有志之士皆得有所矜式此外或與酌紅螺之卮歌白雪之調見其子若孫又無非亭亭直上羅羅清疎

何端簡公集

卷七

九

者暗思前日燕邸之言若合符節噫可羨也今年乙亥冬公又誕育仲孫都人士喜形於色相率製錦軸以慶而路生某等累累來問序於余余竊惟公之化雨春風桃李滋妍其在肅寧則有若李君鳳起輩業已點睛破壁借羽高飛卽今饒陽諸生若田子岱等率皆吐納風流文思精進行且乘風破浪是非公之崇禮先賢督修奎閣敦詩說禮振起文章之秀其何能有此此固宜其子若孫之振振繩繩抑將龍躍雲津鳳鳴朝陽方興而未有艾也今旣樂與公同官又

甚幸饒士之得所師茲於其仲孫之慶益以信吾兄  
諫臣之知人而且自快余言之不謬也爰滌筆而爲  
之序

何端簡公集

卷七



壽牟觀察序

國家命觀察使者巡行風俗問民疾苦所以繩糾吏治宣布

聖德躋世於康寧壽考之域此其位尊而任重也審矣顧位尊則虞其亢而窮簷蔀屋之情時有所不克周知任重則懼其過煩而胥吏又將緣以爲姦求其不剛不柔果能敷政優優百祿是道者蓋已指不多屈我克東二郡地處河濟之間衢當南北之衝自古在昔號稱難治乃者數載以來狐鼠潛踪民慶安堵

何端簡公集

卷七

十一

士習蒸蒸翕然丕變是固

上有堯舜之君深仁厚澤浹骨髓而其所以繩糾吏治宣布

聖德者則實維我公也公自下車以來悉心咨訪無微不至燭向之舞文弄法以愚其官而荼毒其民者覺則盡寘之法無少假借若夫下接屬員必謹大體從前陋習屬員以逢迎取容上官以姑息市惠甚有密邇相接狎若朋友者公深以爲鄙自公事謁見外罔敢以私干焉至於優禮士子作養尤深近時士學不

振文風漸靡公首重學校嚴立課程試卷必親定高  
下分俸給膏火資並飭有司廣文遠近遵行一時鄒  
魯間彬彬然多文學之士有先聖之遺風矣其輕徭  
役也禁火耗嚴雜派正供之外不加分毫至驛遞草  
豆近皆派及里社萬姓苦之公一遵舊制發帑銀採  
買而吾鄉加派之陋規絕其慎詞訟也事有枉曲者  
虛公秉訊民無冤獄案無留牘而吾鄉健訟之澆風  
息其通商惠工也曩者道署之服食器用皆取諸賈  
人弊竇百出公預爲禁革一絲一粒按市值以償而  
足以答

何端簡公集

卷七

三

吾鄉行戶之供應免今者當公覽揆之辰二郡人士  
莫不躋堂稱觥願効南山之祝而吾則以爲公之德  
足以答  
主知公之名旣已播四海方將爲股肱爲霖雨嘉惠  
元元覃及遐方區區二郡之感恩而頌禱也亦何足  
爲我公道雖然天下之望公方切而我二郡顧已先  
沐其澤也則二郡人士之躋堂稱觥願効南山之祝  
也不亦宜乎是爲序

何端簡公集卷七終

